

Lens

我不再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了

“忘掉自我的人，找到了自我。”

视觉

No.010





／ 一边是地球上最为纯净的自然环境，另一边是紧密而亲切的社区化都市生活，小国新西兰，不断为人性中最温和与最激烈的需求提供着给养。

／ 比起自顾自的写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愿意到街头去倾听他人。她对 Lens 谈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们不断自我修正的记忆和语言，普通人对自由与幸福的理解，以及“爱”在她生命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一批日本最富盛名的摄影家，在冲绳拍摄下一组最有温度的人文摄影作品。在他们的照片中，有人试图逃离自己的“冲绳身份”，另外一些人则在那里找到了柔情与乡愁的呼唤。

／ 菲尔拍照片的原则只有一个：对自己诚实。他拍下了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痛苦的瞬间，还把自己的女儿拍得像外星人一样丑……然而正是在诚实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做一个好儿子、好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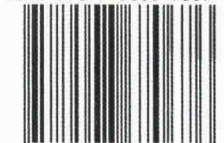
／ 1935 年，世界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新的世界大战也酝酿爆发，彼时的艺术家和作家多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在不同的思想阵营间徘徊。然而在阴霾之下，人们也尽情享受着自然、健康体魄、亲情与爱情所带来的片刻惬意时光。

／ 一位忧郁而焦虑的年轻女人，学业、事业和爱情似乎都不受她掌控地滑向失败，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孩子的到来，她终于明白：只有“自我”退居二线，人才可能平静地生活。

最具性价比的画册品质
打动心扉的全新阅读体验



ISBN 978-7-5086-7067-6



9 787508 670676 >

定价：48.00 元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娄军

执行出品人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艺术版总监 / 庄平平

主笔 / 戴路

编辑 / 韩诗扬 刘之瑶 毛翔宇 郑国兵

华东区运营总监 / 官彦

项目经理 / 李剑斌

策划编辑 / 苏拉

设计总监 / 戴皓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10, 我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 Lens 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86-7067-6

I. ①视… II. ①L…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449号

视觉.10, 我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策划编辑: 霍芬

责任编辑: 于贺

营销编辑: 关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96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7067-6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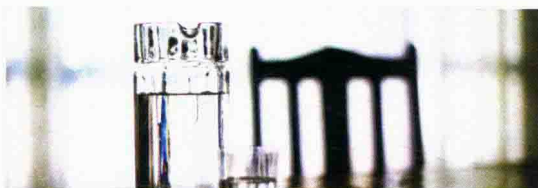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012

一切就在你脚尖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048

那些陈词滥调 原来都是对的



074

“听他们如何讲话，也要听他们如何沉默”



084

我不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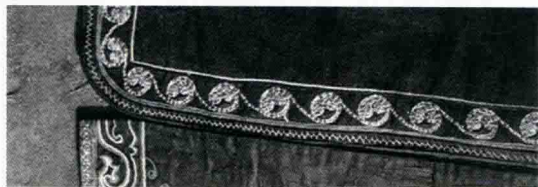
104

“冲绳身份”：情感与现实碰撞的火花



124

需要父母的时候没有父母，
需要教师的地方没有教师，需要爱时没有爱



142

温故 1935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博：@Lens 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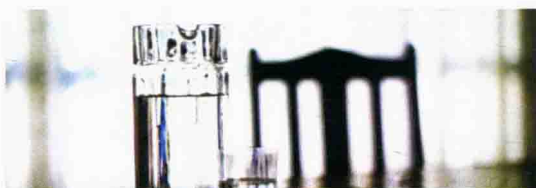


原创视频：重逢岛



012

一切就在你脚尖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048

那些陈词滥调 原来都是对的



074

“听他们如何讲话，也要听他们如何沉默”



084

我不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了



104

“冲绳身份”：情感与现实碰撞的火花



124

需要父母的时候没有父母，
需要教师的地方没有教师，需要爱时没有爱



142

温故 1935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博：@Lens 杂志



原创视频：重逢岛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姜军

执行出品人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艺术版总监 / 庄平平

主笔 / 戴路

编辑 / 韩诗扬 刘之瑶 毛翔宇 郑国兵

华东区运营总监 / 官彦

项目经理 / 李剑斌

策划编辑 / 苏拉

设计总监 / 戴皓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10,我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 Lens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86-7067-6

I. ①视… II. ①L…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449号

视觉.10,我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策划编辑: 霍芬

责任编辑: 于贺

营销编辑: 关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96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7067-6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只是被雨淋湿。”

.....

——歌手罗杰·米勒（Roger Miller）的这句话经常被误传为鲍勃·迪伦或鲍勃·玛利所作——他们都擅于写出一些偈语般的句子。罗杰·米勒一直唱传统的乡村歌曲，他属于把自己放逐在旅途中甘苦自知的人。他的名作《公路之王》描写了一个穷途末路又“无所不能”的男人：“我知道每一辆火车上的每一位机械师，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名字。我知道每一个村庄的小道消息，以及哪些人离家时不锁门……”看上面这幅画时，想到这些旧时代的歌曲，那些意象和情绪从未过时，就像画中的女子，换上今天的时装，拿起手机，仍然绕不过那些顾盼自怜的迷茫与练习。

鄒國同志二月六日自示及云我現
 在年過八十七歲老中心慌痛停止
 作魚貴友所需無力運命十分抱歉
 望貴友神代為推辭

葉淺予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在大学毕业演讲中，“真实面对自己”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做自己”实际上是个糟糕的建议。容我此刻直言：没人想看到你真正的自我。我们都有我们觉得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感觉，但这些东西最好还是留在心里。

——**亚当·格兰特 (Adam Grant)** 在《先驱》一书中写道。他是一位组织心理学教授。他发现，“做自己”是人们最常收到的建议，也是最糟糕的建议。他引用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观点说：我们应该竭力抵达的目标并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诚恳；要留意我们向他人展现自己的方式，然后尽量成为我们自己宣称的样子。“没人想听你脑子里的每个真实想法。大家只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格兰特总结说。



她怀孕了吗？她是不是吃太多了？她已经走出阴影了吗？她在相机镜头里体形的“不完美”是不是预示着她的婚姻已经触礁了？

——**詹妮弗·安妮斯顿 (Jennifer Aniston)** 如此谈论媒体对她和女性的“物化”和“审查”，并认为那是出于一些歪曲的审美标准，而且对全社会看待女性的视角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现在年过八十七岁，患老年心脏病，停止作画。贵友所需，无力应命，十分抱歉，望贵神代为推辞。
——<左页图片>这是私人收藏的一封信札。1995年1月11日由**叶浅予**毛笔书写，致某博物馆求字画者。写完这封信不到4个月，叶浅予因脑梗塞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叶浅予晚年淡泊功名，疏于交往。据女儿叶明明回忆，在去世前，叶老为了能再回老家桐庐看看，每天走路锻炼，但最终未能成行。

我对自由和国家都没什么感觉。国家并不是由像我这样的人构成的。我会对邻居友善而有同情心。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个体，一个有感情的朋友，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对这一发展方向还是有一些天分，并且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不了什么，我对它的态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冷嘲热讽。

——文化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说。他于1818年出生在瑞士一个贵族家庭，在19世纪下半叶各种革命此起彼伏时，他一直潜心于欧洲文化史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他预见到了蛊惑民心的政客时代的到来。他说：“我们都会消亡，但至少我想去发现我是为了什么而消亡，它就是欧洲的古文化。”

今天，一个严肃的人并不想强迫别人的感情。在占有问题上同样如此。这一切是那么理智，并且与自由社会和谐一致，可是我在听到这些话时，总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机器人。

——**艾伦·布卢姆 (Allan Bloom)** 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写道。这本书写于1987年，针对的是当时的美国大学生，但此时此地读来仍然有效。“他们缺乏激情，既无希望也无绝望，他们没有爱情需要生死相许的感觉，是我无法理解的……青年男女拥有的是‘关系’，而不是爱。爱表示某种奇妙、令人振奋和积极的东西，它牢牢植根于激情之中。关系则是灰暗的，难以名状的。”



现在的中国，有很多人炫富，全社会一下子都傲慢和虚骄起来了。这种虚骄令人难以置信。国家当然创造了伟绩，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现代化的过程并没完成。经济、文化、教育、医疗，问题多得不知从何处入手。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
——文化学者**刘梦溪**评论说。他希望城镇化也能更谨慎一点儿。“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间社会发达……民间社会发达，人的生存就有了广大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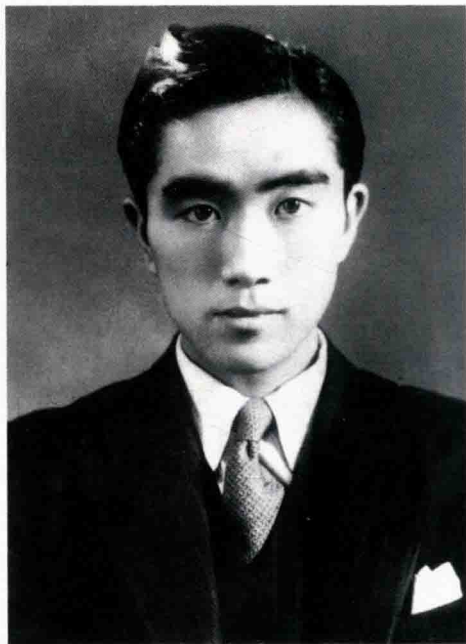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价值不一定得是重要的事，有时只要自己的工作中能够有一点情感交流的日常生活，这小小的事情就足以为人带来活下去的勇气。

——日本摄影师**藤原新也**在《总觉得波斯菊的影子里藏着谁》一书中写道。他在东京艺术大学就读时，决定离开校园展开十余年流浪各国的生活，后来的摄影和文字，既有对文明的尖锐批判，也藏着人生各种微妙的心绪。比如他说：“悲伤也是一种丰富的经验。因为其中存在着对那些牺牲自己的他者无限的关怀。并且，悲伤也是人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把负面的圣火。”



请每天和你的朋友交流，不是那种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因为比起 300 个网络朋友来，拥有三位真正的朋友更好。记住，必须是那种你真正愿意聊天的朋友。

——英国演员**海伦·米伦 (Dame Helen Mirren)**在接受一个奖项时，发表了上述感言。她在同辈演员中出名算晚的，但是在长达 50 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很多让人难忘的著名角色。在她看来，友谊比那些聚光灯下的“三分钟名气”重要得多。



说到青春的特权，简言之，大概就是无知的特权吧。在成人看来，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各自的特殊际遇，但年轻人则把自己的特殊际遇视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作家**三岛由纪夫**曾说。他还提到，学生时代也是只顾滥用诚实的时代，年轻人“不能宽恕丝毫的罪恶，也不能容忍一点儿污垢”。“憎恨所谓的成年人，弹劾成年人的肮脏行径”，在他看来，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工作，还处在“青春的倦怠状态”。这种倦怠显得很真挚，“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一种狡猾的自我辩护”。

对于撒谎，人们会渐渐上瘾，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你把它想象成一瓶刚买的新香水，刚开始闻起来气味非常浓郁，几天过后它的味道就淡了些，一个月以后，估计你都闻不出任何味道了。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塔利·沙罗特 (Tali Sharot)**在论文中指出。她认为大脑对带有负面情绪的谎言会渐渐失去敏感度，最终导致对谎言的迷恋和上瘾。



一旦施了“可爱”这种魔法，无论多么平凡的事物，都会迅速充溢着亲切感，向我们展示充满善意的表情。守护这无辜与安逸的假想世界。在这里，从现实原则的桎梏中获得解放的人们，向娃娃、布偶甚至漫画人物倾注了无限的感情，痴迷地沉醉于这没有时间性的幸福感中。

——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四方田犬彦**在《论可爱》中写道。在他看来，“可爱”已经成为日本的现代神话，也是席卷全球的一大产业、雄霸消费社会的美学。但在日本，也有类似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这种激烈反对“可爱”文化的人，她认为“可爱”是“女性一直采用的一种生存战略”，是将女性滞留在旧有的依附性位置的权宜之计，她要与这种媚态一刀两断。

声 十 音

衰老和疾病是同义词。但是，不要和它做斗争，而是要静静地接近衰老，不要用力过度。就像猫一样，活出自己的样子来。

——日本演员**绪形拳**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谈自己对衰老的看法。



人类还剩下多少主体性与感性，以及想象、创造、发明的能力？人类是否还有能力从黑洞中爬出来，把精力投注于创造互相合作的新形式？从机器学到比从父母身上学到更多知识的这一代儿童，明显没有能力发展出社会连带感、同理心与自主性。

——意大利学者**法兰克·贝拉迪 (Franco Bifo Berardi)**在《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一书中写道。他在书中对最近十几年内频发的无差别屠杀事件和社会性自杀潮流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溃堤的社会根源。他认为，无差别杀人犯其实都在模拟摇滚、朋克和虚拟文化中的“英雄”，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身份归属感，因此渴望以大规模屠杀的方式重新获得社会的注意与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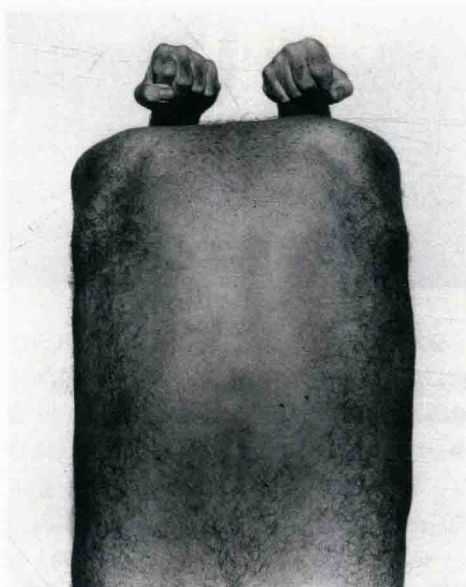
有人说，舞蹈家每晚将自己的皮肤脱下来，挂上衣架后才会就寝。他的皮肤是那种世上少有的美物。比丝绸艳丽，比羊毛温暖，比棉花优雅，比麻布坚韧。脱下的皮肤通过黑暗的夜晚，和晨光一同重生是一件美丽的衣裳。

——日本摄影家石内都在作品集《1906 向肌肤致敬》中这样写道。她将其献给日本舞蹈家大野一雄，希望向大野一雄永恒不灭的精神与身体致以敬意。

声 音

由于虚拟现实迅速地取代了现实，我们正在缩小（亲密的）互动范围，即使和我们互动的人数在成倍增加。我们会去除或大幅过滤掉所有我们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时可能获取到的信息。

——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我曾经是人类”中写道。他谈道，在当下的人际交往中，其他人的信息会被我们减少到只有几个轮廓——一个 Facebook（脸书）“朋友”，一张 Instagram（一款照片分享应用程序）的照片，一条短消息。我们只是彼此的“联系人”而已。“社交媒体减少了人们持续独处的时间，这段时间原来是人们可以用来挖掘和处理自己内部状态的。社交媒体鼓励了人们进行社交多任务：你和别人正在一起，但你也正在监视其他 60 亿人，看看谁可能正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和别人说着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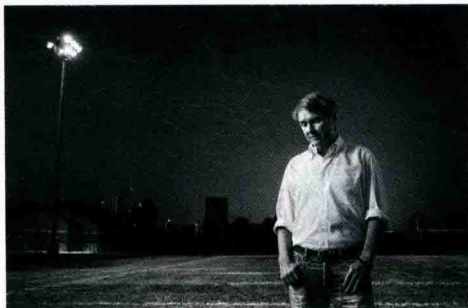
“广场舞大妈”在一种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形成强烈对比的方式中，通过酣畅淋漓的身心体验表达着她们对“共同存在”的渴求。

——社会学学者张兆曙如此分析“广场舞大妈”。他认为，“广场舞大妈”的主体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入职的城市女性，她们基本的人格塑造在集体化时代中定型，是集体主义价值和亲密关系的拥趸，然而 80 年代中期以来深刻的“去集体化”过程将大妈们抛入了个体化社会，构成了她们这一代人的深层文化危机。与此同时，面对职业生活即将结束、夫妻关系日益淡漠、儿女纷纷独立离家的困境，大妈们用广场舞的方式将焦虑和孤独无意识地释放了出来。



即便现在日子过得还算开心，但事实上我们都朝着同样僵化的方向前进……我觉得绑架我的就是“维持生活”，最明显的就是生活杂事。

——台湾平面设计师**聂永真**说。“现代生活真的有太多琐碎事项了，缴房贷付水电修马桶，缴手机费缴瓦斯费买卫生纸……这些都是非常机能性的事务，但你无法不做，等于被现代生活绑架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国家不过是它旁边的附属品罢了。

——作家**本·方丹**（Ben Fountain）在《漫长的中场休息》一书中写道。这本书被导演李安改编为了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讲述了名为比利·林恩的美国士兵因在伊拉克战争中击溃敌军回国授勋，几天之内遭遇了如潮的媒体围攻和荒诞的人性表演的故事。

焦虑是一个循环，它可以让你警惕危险，但一转眼又会让你在恐慌中无法自拔。“家门是不是没有锁？”“刚才的头疼是不是中风的前兆？”……焦虑往往会控制住它最原始的“担心”，最后让事情变得更糟。

——美国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这样解释人们心中的焦虑和恐慌。他认为，应该用沉稳的计划和坚实的实际行动，强迫自己勇敢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现状。

现代工业化社会非常在乎“往别处发展”以及“开创人生”，言下之意是，留在家乡干体力活儿没什么出息。我痛恨那种观点。

——**詹姆斯·瑞班克斯**（James Rebanks）在《牧羊人的生活》一书中写道。詹姆斯出生在英格兰北部湖区，他年少时辍学回家经营农场，后来拿到了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再度回乡当起牧羊人。詹姆斯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归属感和撑过多少天气状况有关，我们之所以属于这里，是因为风雨、冰雹、大雪、污泥、风暴都无法让我们动摇。我不会谎称我爱冬季的每一天，但是夏季的梦想支撑着我挺过严酷的寒冬，偶尔冬天也会出现美得令人窒息的时刻，让人顿时忘了一切艰辛。”和其他地区相比，牧羊人社区仍秉持着高度的自我管理和良善标准，在社区结构和道德方面都是更理想的社会。



当人们不再是为了享受静谧或被禁止的娱乐，而是为了庆祝他们所属阶层或生活方式认为应该的度假仪式而来，庸俗便战胜了一切，浮华而世故。

——意大利作家**克劳迪欧·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在《多瑙河之旅》中写道。他以多瑙河为线索，串联起那里交织的东西方文化、神话与现实，也追寻着存在的意义。“他们知道生命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当生命为某个比它更大的东西服务，像阳光一样给予光明与温暖，生命才会变得可爱而美好。”



年轻的时候，可能想要用舞蹈来反抗衰老，但现在反而全盘接受了衰老这个事实。这时，你会发现衰老也是很美。

——日本舞蹈艺术家**大野庆人**说。他曾经为了表演进行高强度的减肥，一度患上胃癌。那段时间里，舞蹈练习和手术间隔的时间非常短，身体的痛楚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能活下来，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和美好。”他告诉 Lens。

传统是件值得接近而非恢复的东西。

——服装设计师**郭培**说。小时候，奶奶口头向她描述自己早年穿过的那些衣服，那种真实和想象构成了郭培后来从事服装设计时的梦境和理想。她心中的“传统”，其实是种很私密的回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当年的特殊时代，没有中国人亲手毁掉自己文化的痛苦回忆，如果祖先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一直在，它今天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我根本不想回到过去，我只想把它带到今天，跨越过那个我们都不想去提的年代。”



我写不同的情感，人内心的悲伤，生活中那些总会发生的事情。有人去世，你爱上了某个人但是他不爱你。大多数时候就是我内心中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然后再看看是什么。我不是每天都写歌，有时候或许要花上8个月。这是我的工作方式，小修小补。这要看你把生活过成了什么样子。

——瑞典民谣歌手**苏菲·珊曼妮 (Sophie Zelmani)**对 Lens 说。她说自己不善言辞，只好通过歌来表达。很多人喜欢她的歌有“治愈”的效果，但她说那不是她自己所体会到的感觉。



原来上海会比较有趣，这个区那个区，差异很大，对拍照的人来说就很丰富。现在大家越来越像。

——**陆元敏**拍了几十年的上海，他对 Lens 感慨道。他常年在街头拍摄，很熟悉市民真实的想法。“最近和一个朋友经过一个老房子，在拍，有个邻居火气很大，说：‘都是你们这帮人，说要保护，保护什么，搞到我们还不能搬迁，结果你们住在新房子里面。’”



其实没有诗和远方，我觉得对每个人都一样，首先作为人活着，其次才是作为艺术家活着，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才能再解决你的艺术生存问题。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如果克服不了这就不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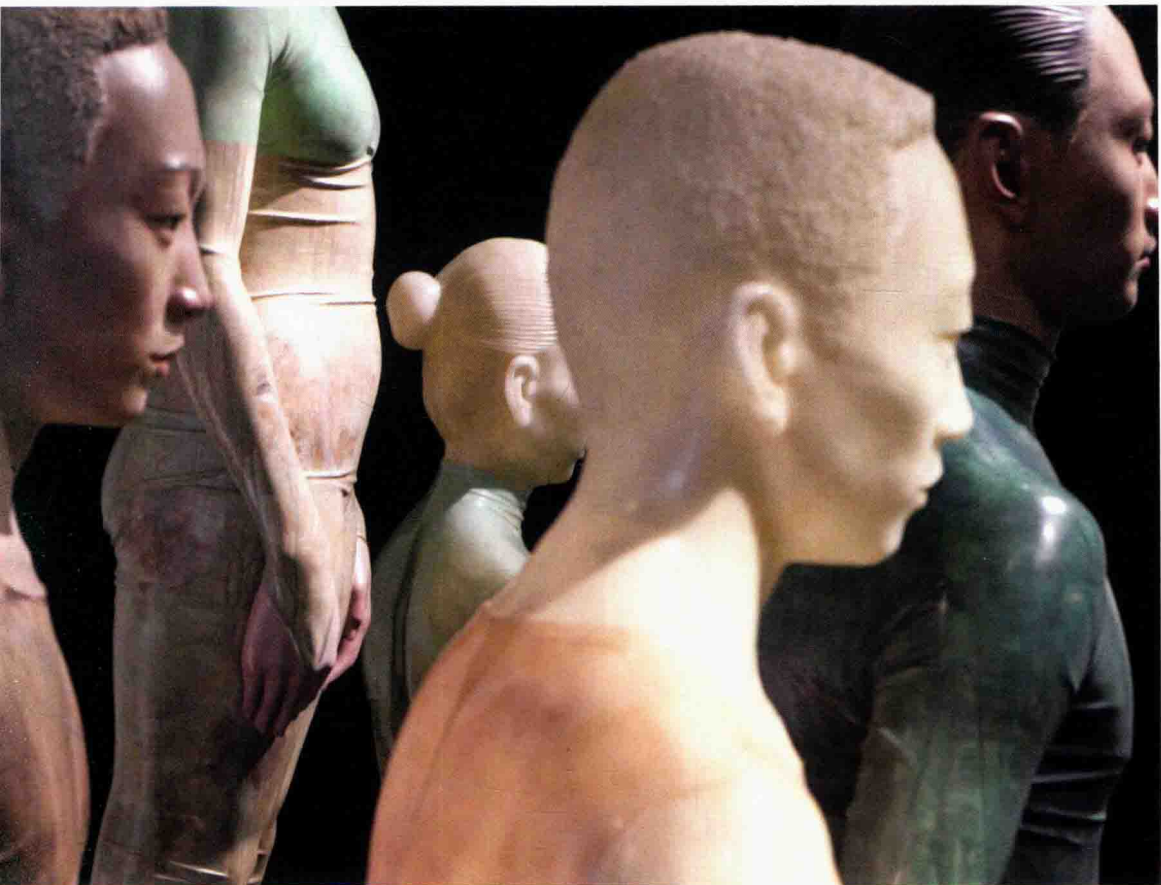
——艺术家向京对 Lens 说。“艺术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真的做成了是莫大的快乐，但是做不成是莫大的痛苦。你要享受莫大快乐的前提和同时，你必须承受莫大的痛苦，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必要去叨叨，没有必要矫情。”向京说他们这一代人受到了精英教育的尾巴，“不管是这样的教育模式还是对于人性的升华的观念，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慢慢消失的。”“对于创作者来说，他做作品，不能变得更慰藉或者安宁，但是他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他才会真正陷入不安和恐惧，对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是这样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为成年人都是非常无趣的。

——智利作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Alejandro Zambra) 对 Lens 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时说。他的童年时期是在智利最压抑的独裁统治中度过的。通过写作，他后来慢慢明白，童年时期觉得成年人“无趣”，是因为他那时并不理解人们对当时（独裁期间）的社会怀有恐惧。“邻里之间完全无法互相信任，当时的人是不自由的。”

重逢岛
BEGIN AGAIN


扫描收看重逢岛原创视频



一切就在你脚尖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文——胡阳潇潇 策划——王雪 摄影——毛翔宇 韩诗扬 发自新西兰



A young girl with dark, curly hair is captured mid-air, jumping into a calm lake. S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atterned dress and has her arms raised high in a gesture of joy or freedom.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rolling hills under a clear blue sky, with the water reflecting the light. The overall mood is one of carefree happiness and connection with nature.

一处被群山环绕的平静湖泊旁，少女有些羞涩地抱着栏杆，她的朋友则迫不及待地张开双臂跳入水中。在新西兰，大自然是人们寻找归属感的重要场所，如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说：“我所喜爱的心灵中，一定还留有部分荒野。”这也转化为新西兰人性格中坦诚、大胆、适应力强的一面。